



画说三晋③

太谷鼓楼

萧刚文/钢笔画

我到过山西很多县城，存有鼓楼的也不少，也陆续画过一些，大多被围栏隔离不得近观其详。画中的太谷鼓楼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仍然保持了很多功能性，鼓楼下的十字门洞连通南北西东老街，节日来临，人流如织。

鼓楼位于晋中市太谷区旧城十字街中心，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清康熙、乾隆年间均有修葺。鼓楼台基高约8米，楼底十字交叉四个门洞，可通县城东南西北。东是“观象”，南是“仪凤”，西是“眺汾”，北是“拱辰”。鼓楼为二层三重檐楼阁式木构建筑，高20米。楼内东有楼梯可达二层。太谷鼓楼建筑庄重古朴，是一座明代建筑风格的建筑，也是晋中地区鼓楼建筑中的代表作品。

麦收时节

邢占平 文图

乡下亲戚打来电话，说是正在收割麦子，要不要回来看看。母亲比谁都急，她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永远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。于是，在一个周末，驾车陪母亲回洪洞老家。

汽车沿着大运高速一路向南，晋南境内，一片金黄映入眼帘，远远望去，几台收割机忙碌地穿梭在田间地头。两个小时，我们站在乡村地头，只见麦浪滚滚，一片金黄。一位正在收割的农民见我们一身城里人打扮，忙着打招呼，一口乡音的母亲瞬间和乡亲拉近了距离。说话间，一台收割机开进地头。我不禁想到那年我高中毕业回老家，正好赶上收麦子，我本想一显身手，无奈，城里长大的我笨拙地拿起镰刀竟不知如何下手，好不容易掌握了一点割麦子的技巧，结果又被麦芒扎得呲牙咧嘴。

母亲告诉我，收麦子的季节，天气越热越好，这样可以烤干麦穗和麦秆里的水分，农民这时候必须加快收割步伐，以减少灾害天气带来的损失。收割机轰轰作响，母亲接过一把镰刀割了几把，从动作看，仍不失当年的风采。

远处，还没收割的麦子在微风吹拂下，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，波浪般向我们涌来。折下麦穗，放在手心里搓上一搓，颗颗饱满的麦粒落在手中，放在嘴里嚼一嚼，一股麦子的清香让你回味无穷。记得小时候，常常会把返青的麦子拿到火上烤一烤，那种香，至今还在舌尖回味。



二十四节气

芒种·送别花神

王寒

我坐在窗边给一位朋友写信：快到芒种节气了。夏的气息越来越浓。有人歌颂夏天，却从未回味过微风拂动麦子的气息。而我，常沉醉在大自然的各种气息里，三月油菜花的味道，青草刚刚割过的气味，端午艾草的清香……

生活在城里，本已不知稼穡，如果没有乡下亲戚，他与土地的关系就基本割裂了。那年，在曲水流觞的兰亭，舒婷跟我谈起，说自己家中没有乡下

亲戚，她吃不到大暑节气带着田野气息的青瓜，也吃不到乡人自捣的年糕。在诗人眼中，乡下亲戚这几个字，是跟土地、丰收、节气联系在一起的。

芒种是一曲质朴的民谣。“芒”，总让我想到田野里那些金黄的、带芒的农作物。芒种指的是有芒之谷可稼种。在黄河流域，进入芒种节气，是农夫们收割的时节，所以芒种便成了忙种，北方有谚语，“芒种芒种，忙收忙种”。节气的起名，蕴含着农耕时代的文化密码。

在文人眼里，芒种是个意味深长的节气，难怪诗人喜欢用芒种为诗名，有一本文学刊物就叫《芒种》，另一本，则叫《收获》。

说到芒种，不免又要扯到风花雪月。芒种是一阙诗意的小令。五月芒种日，亦是祭饯花神的日子。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，众花皆谢，花神便要退位，人世间便要为她饯行。南朝梁代崔灵思《三礼义宗》就提到“芒种节

举行祭饯花神之会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，也有众女儿为花神饯行的盛事描摹：那些女孩子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旄旌幢的，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棵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系了这些物事。

芒种这日，大观园中众姐妹祭饯花神，行闺中游戏，说是祭饯，众女儿都是喜气洋洋的，并无悲伤之感，只有林妹妹独自悲凄。她以葬花的方式祭饯花神，《葬花词》就是黛玉当日感花伤怀之作。

读初中时，我迷上《红楼梦》，少男少女，夙夕悲欢；繁华与寂寞，精致与颓废，繁花似锦后，是落红满地的冷清，用《红楼梦》里的话说，“千红一哭，万艳同悲”，春也消瘦，人也消瘦，就好像，百花节里纵是如何热闹，到了芒种节里，再是不舍，还得送别花神。这个节气，敏感的人总是容易感怀。

而在民间，即便送别了花神，天地

间，依然花木扶疏。南风初起，一树树的桑果熟透，一树树的杏子也黄透。时令已是六月，江南的梅雨快要来了，芒种的风，已然带着潮湿暧昧的气息。自然界的花花草草，是喜欢这种潮湿暧昧的，花草不知道什么是矜持，总是尽着性子开放，但它们同样遵从于某种时序。

到了芒种，家门口的好多花都开过了，二月的梅花、三月的玉兰、四月的樱花、五月的蔷薇，一一退场。现在接替它们上场的，是水姜花、紫薇、石榴花、夹竹桃。芒种时节的花，虽也是温软锦绣的，但多半不属于千娇百媚百转千回的那种，而是坦坦荡荡大大方方，全无心机。

此时，江南的乡村，杨梅快要成熟了。芒种的日光，穿过杨梅树的叶子，照在杨梅艳红的脸庞上，漫山遍野都是杨梅红，有了这一颗颗红艳艳的果子，江南的风情，到了初夏，依旧不减一分。



赵宗彪 木刻

纪实

1932年8月，私立川至医专首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报立案，教育部派人考察后认为“该校实习设备仅解剖方面略具规模，专任教师不敷支配，致有兼任多种性质完全不同之学科及授课时间过少情形，在教学上殊难得良好效果……”，未准。1933年8月，经过整改后第二次呈报，同年10月，教育部以9648号文批准，私立川至医专终于获得合法地位。

李翰卿入学前已有12年乡村从医经历，这对他系统研修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医学经典，研习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名医名著，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毕竟，临床经验对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至为重要，王晞星

便感慨自己60岁才会看病，李廷荃知天命之年又去读经典，皆与此有关。三年寒窗，李翰卿有机会接触当时最新的医学成果，眼界大为开阔。1922年，李翰卿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应邀先后在太原复成堂、体乾堂行医，三年后又应聘到山西中医学校任教。从1919年到1927年，短短8年时间，李翰卿历经求学、临床、教学三个阶段，完成一个医者向一个学者的身份蜕变，用现在教学体制衡量，相当于硕博连读。此时，李翰卿35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遂自立门户，悬壶并州，渐次在省城声名鹊起，不久被公推为太原国医公会执行委员。

1938年，日军侵占太原，李翰卿的三弟被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日寇杀害。1943年，日伪政府多次以高官厚禄“聘请”李翰卿出山，均遭拒绝。

1949年4月24日，太原解放。大军进城的消息传来，李翰卿欣喜若狂，敞开怀抱迎接新世界。无以为贺，李翰卿遂将自己珍藏多年的《万有文库》一套，计1942册，悉数捐赠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大雨浇得巷里黄汤子哗哗地流，两人浑身上下眉毛眼窝都是泥水，干脆脱光了，全身一丝不挂，在泥水里继续翻滚。一场雨下来，两人打成两个泥猴。砖头瓦碴扎破了脊背，血淋淋的。眼睛鼻子青泥涂抹得不成成人样。你和带兵打架，就得豁出来。

高头村景家巷，由此

就经常打架，打群架。时间长了，景家的女人也上手。女人能帮啥忙？景家巷的女人也学着带兵，耍赖。不管你怎么捶怎么捣，拽脱了头发，撕破了脸，我弓着腰只取下三路。景家的女人也是了得，顶大用。

我见过兄弟俩和人打架。我还在村里，有一年收麦，队长呈祥不知怎么把兵孩惹翻了，两人在麦地里打了起来。呈祥身高力壮，练过点拳脚，就不把兵孩放在眼里。兵孩朝他扑过来，呈祥只抡胳膊一拨，兵孩就倒地滚出老远。几个来回后，兵孩倒地翻起来，一把夺过旁边一人手里的铁锹，那种圆头的铁锹，举高了朝着呈祥就狠狠地投过去，那把铁锹，足可以把人戳出血窟窿，那是玩

命的架势。呈祥闪身躲过，兵孩又夺过一把镰刀，割麦时的镰刀，一把一把都磨得风快，一刀拉过去，麦子要齐齐断根的。兵孩挥舞着镰刀，朝着呈祥肩头一刀就砍过去，那一刀能砍下脖子，我们都吓呆了，女人拿手捂住了眼睛，呈祥眼看难逃一劫。不过这个家伙看起来来愣，下手之际还是心里有数着哩。原来这家伙挥刀就砍，那刀锋却是朝外，镰刀柄朝里。咔嚓一声，兵孩竟将镰刀把砍断，随即抡着带木碴子的镰刀把，朝呈祥胸前一戳，顿时呈祥胸前就戳出一个血窝子。呈祥当然不怎么回击，还是抡胳膊一扫，兵孩倒下。他也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一边骂骂咧咧，闹着你打你打，一边就收了手。

随笔

连载